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六十六

南菁書院

學禮管釋一

當塗夏忻心伯著

釋大戴禮天子擬焉

大戴禮公冠篇爲諸侯幼年卽位免喪而冠之禮也古者諸侯幼年卽位年十二以士禮冠之至五十天子乃爵命爲諸侯後世漸文別爲諸侯加冠之禮孔子所謂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是也至於天子諸侯太子之冠仍用士冠禮孔子所謂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也公冠篇歷陳公冠之法下云天子擬焉謂天子除喪而冠擬是禮也

盧見曾刻本從元刻作太子擬焉謂作天

子者爲俗本按朱子儀禮通解注引大戴禮作太子則宋本實作天子非俗本元刻誤也

又云太子與庶子

其禮與士同謂天子之子冠用士禮也文義明晰可據家語作

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係王肅僞撰不足信且亦恐或有衍脫
疏家據以謂天子之子冠用公冠禮非也

釋大戴禮公冠四加

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元冕盧辯注云四當爲三元當爲袞之誤
非也上云公元端與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則緇布冠纁綌配元
端皮弁配皮弁服委貌配朝服適合三加之數元冕則四加矣
賈公彥疏儀禮謂公侯四加緇布皮弁爵弁後加元冕準士冠
三加而增元冕旣與公冠篇上文不合又不知爵弁惟大夫士
有之天子諸侯至元冕而止無爵弁也

或謂周禮韋弁卽爵弁
亦兵服耳未必以冠禮

記天子哭諸侯有爵弁諸侯復亦
有爵弁皆非吉服非冠所當服也盧氏見士冠有元端無朝服

遂疑四爲三不知士禮減只三加若始加緇布再加朝服三加

至皮弁而止不得伸爵弁之上服故越朝服而用皮弁公侯禮隆有四加則始加元端元端者燕之服也再加朝服朝服者日視朝之服也三加皮弁皮弁者視朝之服也四加元冕元冕者祭服也其敘次當如此經皮弁在朝服前者以皆鞞與元端連文非次也

又賈公彥謂天子五加後當加袞冕按公冠篇明云天子擬焉則亦四加可知或初加元冠朱組纓再加皮弁三加元冕四加袞冕成王冠辭心袞職是其證

釋冠禮乃醴賓以一獻之禮

冠禮之醴賓醴禮之至盛者也昏聘醴賓無酬酢冠禮一獻則

有酬酢矣

注云獻酬酢賓主各兩爵而禮成

昏禮醴賓無幣冠禮則有束帛儷

皮矣昏聘醴賓不殺牲冠歸賓俎則殺牲矣又昏禮醴壻雖一獻然無幣又不云歸俎則亦不殺牲故曰冠禮醴賓醴禮之至盛者也蓋昏禮之賓爲求女而來事係於彼不係於主人故醴賓之儀最簡聘禮醴賓以幣馬者彼聘享皆有皮幣報之也不一獻殺牲者一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此不隆禮也醴壻一獻無幣與牲者鄭氏所謂異於賓客也惟冠禮之賓爲已事而來又於後無燕饗故醴之爲最盛或曰醴事實不饗者何也曰此與鄉飲酒之息司正少牢之有司徹相類皆勞之而後禮之盡主人之意也息司正羞惟所有因鄉飲之殺有司徹因祭祀之酒俎攝爓之此亦因醴子之醴獻酬之故不饗而醴也其解勺栖篚一如乎醴子故第云乃醴賓以一獻之禮不復重著儀節

也猶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亦因上文饗婦以一獻之禮儀節同故亦不復著之也鄭氏謂醴賓不用柶涕其醴於經不合未免涉於臆斷矣

釋書卦示卦所卦者

士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筮人卽席坐卦者在左注云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注云書卦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特牲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云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少牢卦者在左卦以木卒筮乃書卦於木示主人注云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板士喪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注云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

所按禮經所言互文允義冠禮言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他處不言則亦饌於西塾可知特牲言筮者執以示主人他處不言則特筮者執以示主人可知少牢卦者在左卦以木卒筮乃書卦於木則書卦之人卽經之卦者他處不言則同爲卦者書卦可知士冠言所卦者不言其物少牢言卦以木下又云書卦於木則此木卽方板所以書卦於上士冠禮云所卦者卽此木也鄭注士冠以書卦屬之筮人注特牲又以書卦屬之卦者特牲明云筮者執以示主人鄭注士喪又云卦者寫卦示主人皆兩歧其說與經不合少牢之卦以木卽士冠禮所卦者也書卦於木卽是此木木卽方板也鄭氏據少牢卒筮乃書卦於木之文謂初筮得爻先畫地以識之及六爻旣備乃書卦於木於經雖無

所見理或可通至注士冠所卦者謂所以畫地記爻則不以所卦者爲書卦之方板而以所卦者謂畫地之筆似亦與經不合也

釋旅占

鄭注士冠禮筮人士喪禮旅占皆以連山歸藏周易解之又注士喪禮占者三人在其南謂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按卜筮三人似是古法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蔡元定曰禹時未有周易原兆一證也左傳所載筮法甚多皆用周易未有以連山歸藏者二證也特牲又云長占注云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如三人各占一易則無庸以長幼爲次惟同占周易故以長幼次其先後三證也

釋筮人史

士冠特牲筮日士喪筮宅皆云筮人惟少牢筮日稱史互文也
以其主筮謂之筮人以其皆主人之有司故謂之史其實一也
鄭注少牢云史家臣主筮事者其解甚確敖繼公以周禮筮人
中士當之謂爲公有司非也按雜記大夫筮宅與葬日史練冠
長衣以筮釋凶服不純吉非家臣而何儀禮之筮人未筮則向
主人受命卒筮則執以示主人占畢則告吉於主人皆效奔走
之役非公有司所當爲也此史之主筮者但主筮事非其能明
易理者故占卦之吉凶另有占者爲之詳見士喪禮而特牲少
牢士冠中文不具也鄭注士冠筮人云有司主三易者以有司
釋筮者甚確以周禮掌三易之筮人譬此筮人則未當也

釋占者

士冠筮日士喪筮宅經皆云旅占鄭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以占者爲筮人之屬非也筮者賤但主揲蓍之事不占吉凶以主人之家臣爲之占者貴能明易理占吉凶非主人之家臣也何以明之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履緇布冠不黻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有司與史卽卜人筮人也占者卽占龜兆與易卦者也卜人筮人皆主人之家臣故釋喪服不純吉占者主占吉凶之兆非主人之家臣故皮弁朝服二者判然不同是占者非有司之屬明矣士喪禮卜日族長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占者三人在其南卜人及執燹席者在塾西他經但云旅占不言占者之數又

卜人筮人及占者俱不詳始立之位皆文不具也此占者卽周禮之占人能明著龜之理知吉凶之道者也大夫士不必具官或請公有司爲之或延時人之賢者爲之洪範云立時人作卜筮亦謂時人能明著龜之理者不必朝廷之占人也此占者無論吉凶卜則占者皮弁筮則占者朝服非如卜人筮人爲主人之史吉如主人服凶則釋喪服而不純吉也

釋昏禮贊老

士昏禮親迎之明日婦見舅姑有贊者醴婦之禮若舅姑旣沒三月婦奠菜有老醴婦於房中之禮其贊與老爲男爲婦康成經師不言之而賈氏疏亦無說後儒兩歧其見不知贊與老皆男子也考婦人與男子行禮皆俠拜

見士昏士冠二禮注

經云贊者酌醴

加枳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

又拜

俠拜

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枳祭醢三降席東

面坐啐醢建枳興拜贊答拜婦又拜

俠拜

是贊爲男子無疑矣老

與贊皆醢婦之人以贊例之老可知也疑者曰新婦曷爲與男

子爲禮也曰此正先王權以制禮之精義也夫禮始於冠本於

昏婦執筭棗栗以俟見必使贊醢婦者所以成婦禮也舅姑至

尊不可與婦行禮必使人禮之者猶之燕禮公食大夫禮使宰

夫爲主人也不使婦人者婦人無可使者也世母叔母則已尊

矣舅姑之妾媵則又卑矣女子子之有無未可知也於是使贊

與老爲之贊老者士大夫家之貴臣也臨之以祖考蒞之以舅

姑而何嫌何疑乎重其禮於廟寢之間嚴其別於內外之際先

王制禮若此其精也由此而推之大饗之有夫人也祭祀之尸與主婦其酬酢也皆此意也嗚呼先王之制禮精矣

釋媵御沃盥交

士昏禮夫婦入室媵御沃盥交鄭氏謂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敖氏繼公以爲皆於北洗竊以爲盡非也此沃盥於南北洗無涉考禮有南北二洗南洗在阼階東南爲賓主行禮洗爵之用北洗在北堂上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閒其用有二一士之醴用北洗士冠禮子贊者洗於房中昏禮醴使者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於房注云贊者亦洗酌是也

昏禮醴婦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於房經注俱不言洗或醴婦禮畧不用洗也又聘禮禮賓宰夫實

解以醴加柶於解面枋注云宰夫亦洗升實解是聘禮禮賓用南洗與士禮異

一婦人行禮皆於北洗

昏禮舅姑饗婦姑洗於北洗士虞禮亞獻主婦洗足爵於房中
特牲饋食禮陰厭主婦盥於房中少牢饋食禮亞獻主婦洗於
房中是也昏禮同牢有南洗無北洗南洗者爲贊者洗爵酌醕
之用北洗無所用之故不設也記云婦洗在北堂文承饗婦姑
薦焉之下明爲姑洗於北洗之洗且通釋禮經中婦人之洗皆
在北堂非夫婦同牢之寢有此洗也通攷禮經之例賓主敵者
則洗於庭洗惟尊者有人沃盥不就洗公食大夫禮小臣具槃
匱在東堂下注云爲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士虞禮匱水錯於槃
中南流注流匱吐水口也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又尸入門滄注滄沃也
尸盥宗人授巾特牲饋食禮尸盥匱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
之右又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少牢饋食禮小臣設槃

匱與簞巾於西階東又云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宗人奉匱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乃沃尸盥於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注所謂尸尊不就盥是也又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是子於父母亦就而沃盥也同牢之禮夫婦並尊不爲賓主媵御皆賤就而沃盥之豈所謂少事長賤事貴之禮與

秦懷嬴爲晉公子奉匱沃盥亦媵御沃盥之類

又古者尸皆沃盥周禮鬻人凡裸

事沃盥小祝小祭祀沃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昏禮之義鬼神陰陽此亦其一端與匱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

見說文

執匱者注水於手以爲盥槃承棄水凡經傳所謂沃盥者

皆指匱槃而言與庭洗何涉庭洗盛水曰壘盥水曰料承棄水

曰洗庭洗盥畢從而揮之凡庭洗無云沃盥者昏禮陳同牢器物不言槃匱文不具也交者謂媵沃壻盥御沃婦盥交錯之意也

釋竝受訝受

凡授受之禮敵者皆竝受卑者皆訝受鄭賈之說如是敖氏繼公凌氏廷堪皆謂於經不合敖氏以訝受爲賓主行禮之禮竝受爲相禮之事凌氏以行禮於尊者之前則同面受不於尊者之前則訝相受其故皆緣鄉飲鄉射燕禮特牲少牢諸受爵皆訝授受不盡尊與卑行禮故疑鄭注不確不知皆讀鄭注不熟之故也考曲禮鄉與客竝然後受鄭注敵者並受大射儀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注賓南面授爵乃於左拜凡

授爵鄉所受者據二注觀之凡授弓授圭授雁等敵者皆竝受卑者皆訝受凡授爵授觶等尊卑俱訝授受細繹經文無不昭合士昏禮納采授雁於楹閒南面注竝授也蓋使者雖主人之羣吏以爲昏姻故以敵者之禮禮之也聘禮授幣宰執書告備具於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注其受授皆北面又使者受命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注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竝授之又云旣述命同面授上介又使者反命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於其左反命畢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亦如之注亦於使者之東同面竝授也蓋使者之於介介之於宰雖尊卑不等以在君前不得背君故皆以敵者之禮行之也

其在廟門外則訝授受

又賓

問卿大夫北面當楣再拜受幣於楹閒南面退西面立注受幣
楹閒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又私覲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
後適其右受注此亦竝授蓋主人之士與賓之介

初入門時賓奉束錦總乘

馬二
人贊

皆敵者故亦竝授受也其餘尊與卑皆訝受聘禮禮賓授

几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
受几於筵前東面俟又禮賓用束帛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亦
訝受而北面者禮主於己己臣也又公食大夫禮公以束帛侑
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君南面授之此皆臣與君行禮尊卑
訝受法也又私覲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
幣出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蓋上介

大與擯卿不敵

當訝受衆介受幣於士亦因之訝受也又聘時廟門外賓立接